

传 习 录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卷 下

陈九川录	(2)
黄直录	(19)
黄修易录	(28)
黄省曾录	(37)
黄以方录	(80)
钱德洪跋	(100)

卷 下

陈九川录

【原文】

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

【译文】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九川（惟浚）在龙江首次与先生见面。那个时候，先生正与甘泉（湛若水）先生讨论格物学说。甘泉仍坚持朱熹的见解。先生说道：“这样就是在心外寻求了。”甘泉先生说：“若认为寻求物理是外，那就把自心看小了。”九川对朱熹的见解十分赞同。先生又谈到了“尽心”一章，我一听，对先生关于格物的解释就再也没有怀疑了。后来，我在家中闲居，就格物的问题他又一次请教于先生。先生回答道：“只要能实实在在地用功，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明白。”我住在山中，就抄录《大学》旧本来读，觉得朱熹格物学说不太正确。然而也怀疑先生意的所在处就是物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物字还不够明朗。

【原文】

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

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语，惟航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

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其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

【译文】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九川从京都归来，在洪

都（今江西南昌）再次见到先生。先生军务在身，只有抽空给九川讲授，首先询问九川近年来用功的情况。九川说：“近年来体验到‘明明德’的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追溯本源，只到了‘诚意’上，诚意之前为什么又有格物致知的工夫呢？后来经过体验，我认为意的真诚与否，一定先有知觉才可以。从颜回‘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的话语中就能得到说明，所以，我深信不疑。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格物致知的功夫。我又想到，我心的灵敏怎能不知道意的善恶？只是因为被物欲蒙蔽了。只有格除物欲，才能象颜回那样，一有不善就会知道。于是，我疑心我的功夫可能做反了，与诚意没有直接联系。后来我又问了希颜（王守仁弟子），希颜说：‘先生主张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非常正确。’我说：‘诚意的功夫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希颜让我去深入考虑。但我还是不能领悟，特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真可惜啊！这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的问题，你所列举的颜回的事正是。只要理解身、心、意、知、物都是一回事就行了。”

九川仍疑惑不解地问：“物在外，怎么会与身、心、意、知是一回事呢？”

先生说：“耳目口鼻及四肢，是人的身体，若无心怎能视听言动？心想视听言动，若无耳目口鼻及四肢也不行。因此说，无心就无身、无身也就无心。从它充盈空间上来讲叫作身，从它主宰上来讲叫作心，从心的发动上来讲叫作意，从心的明觉上来讲叫作知，从意的涉及处上来讲叫作物，这都是一回事；意是不能空悬的，一定要涉及到事物。所以，要

想诚意，就跟着意所在的某件事去‘格’，去除人欲而回归到天理，那样，良知在这件事上就不会被蒙蔽而得‘致’了。这就是诚意的功夫。”

听了先生这番话，九川积存在心中多年的疑虑终于消失了。

【原文】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译文】

九川接着又问：“甘泉先生最近也非常相信《大学》的古本，说格物是求道，又说穷理的穷如穷巢穴的穷，要亲身到巢穴中去。所以，格物也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这好象与您的说法逐渐相同。”

先生说：“甘泉肯用功，所以脑筋也转得快。当时我对他说‘亲民’无须改为‘新民’，他也不相信。如今他说的‘格物’也基本上相同了，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就是了。”

后来有人问陈九川说：“如今怎么不怀疑‘物’字了？”九川回答说：“《中庸》上说‘不诚无物’。程颐也说‘物来

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的‘物’都是古人常用的字。”后来有一天先生说是这样。

【原文】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

曰：“当自有无念时否？”

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曰：“如此却如何言静？”

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

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译文】

九川问：“这几年因厌恶泛滥之学，常想独自静坐，以求摒弃思虑念头，但是，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愈觉思绪烦乱，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念头怎能打消，只是让它归正。”

九川问：“念头是否有没有的时候？”

先生说：“实在没有无念之时。”

九川又问：“既然如此，又怎么说静呢？”

先生说：“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慎恐惧即是念头，为何要分动和静？”

九川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先生说：“没欲念就会静，周敦颐说的“定’也就是‘静亦动，动亦静’中的“定”，‘主’就是主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这正是天机流动不息的体现，也就是所说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停息就是死亡，不是从本体发出的念就是私念。”

【原文】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译文】

九川又问：“当用功收心的时候，如有声色出现在眼前，就如平常那样去听去看，恐怕这就不是专一了。”

先生说：“怎么不想听，不想看呢？除非是槁木死灭，耳聋目盲才可以这样。虽然听到了看见了，只是你的心不去跟随就行了。”

九川说：“从前有人静坐，他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否在读书。程颐称赞他很能持静。怎么回事？”

先生说：“程颐恐怕也是在讽刺他。”

【原文】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航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译文】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时，特别感到此心正在收敛。但遇事就间断，马上就起个念头到所遇的事上去省察。等事过又回头寻找原来的功夫，仍然觉得有内外之分，始终不能成为一片。”

先生说：“这是因为对格物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心何尝有内外？就如你现在在这里讲论，又怎么会有一个心在里面照管？这个一心听讲和说话时的心就是那静坐时的心。功夫一贯，何须又起念头？人必须在事上磨练，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好处。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手忙脚乱，这样始终不会有进步。那静时的功夫也好像是收敛，但实际上是放纵沉溺。”

【原文】

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以质先生。

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

是日俱有省。

【译文】

后来在洪都时，九川又和于中、国裳谈论内外的问题，于中、国裳俩人都说事物本身有内外，但要兼顾，功夫不可有内外。三人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先生。

先生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是因为后来做功夫的人把它分成了内外，这就丧失了本体。现在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这个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天，大家都有所省悟。

【原文】

又问：“陆子之学何如？”

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

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盲，却不见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摩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

【译文】

九川又问：“陆九渊的学说应该怎样评价？”

先生说：“周敦颐、程颢之后，就只有陆九渊了，只是粗犷了些。”

九川说：“看他讲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如针刺入膏肓，却看不到他的粗犷。”

先生说：“是的，他在心上用过功夫，这与仅在文义上的揣摩、仿效自然不同，但只要细看就会发现有粗的地方。这一点，用功时间长了，也就认识到了。”

【原文】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

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知。”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译文】

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在虔州，九川再次见到先生。九川问：“近来，功夫虽稍微掌握些要领。然而，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

先生说：“你正是要去心上寻个天理，这就是所谓的‘理障’。这里面有个诀窍。”

九川问：“请问诀窍是什么？”

先生说：“就是致知。”

九川问：“如何致知？”

先生说：“你的那一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丝毫隐瞒不得。你只要不去欺骗它，实实在在地依循着它去做，善就会存在，恶就会除去。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啊！这些就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

何去格物？关于这一点，我也是近几年来体会得如此分明。开始，我还怀疑只依良知恐怕会有不足，精心细致地看罢以后，就感觉到没有一丝欠缺。”

【原文】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

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

于中乃笑受。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忸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先生曰：“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

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译文】

在虔州的时候，九川与于中、谦之一同陪伴先生。先生说：“人们的胸中各有一个圣人，只因自信心不足，自己都被圣人给埋没了。”先生接着对于中说：“你胸中原本是圣人。”

于中连忙站起来说：“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应有的，为何推辞？”

于中又说：“不敢，不敢”。

先生说：“众人都有，何况你呢？你为什么谦逊起来？谦逊也要不得。”

于中就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身上，凭你怎样也混灭不了，哪怕是盗贼也明白自己不应该去行盗，如果说他是贼，他也会感到羞愧而不好意思。”

于中说：“那只是被物欲给遮蔽了。良心在人的心中，自然不会消失。好象乌云遮住太阳而太阳是不会就此消失的。”

先生说：“于中确实聪明，别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先生说：“只要把这些道理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真伪，一看就会知道。相符合的就正确，不符合的就错。这和佛教所说的‘心印’相似，真是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又说：“人若知道这良知的诀窍，任他有多少邪思恶念，在这里一旦被良知发觉，都自然会消融。真是一粒灵丹妙药，点铁成金。”